

# 行者玄奘

囊括万千佛法、佛理、修心智慧、人生真谛的小说

天竺岁月 昌如 著

5



# 行者玄奘⑤

天竺岁月

昌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者玄奘. 5 / 昌如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6  
ISBN 978-7-5596-0446-0

I. ①行… II. ①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5702号

行者玄奘. 5

作者: 昌如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管亚会 夏应鹏  
封面绘画: 翁子扬  
装帧设计: 颜森设计 刘珍珍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28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2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446-0  
定价: 36.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目录

## CONTENTS

- 
- 第01章 圣贤辈出的伽蓝·····001
- 第02章 宋云的笔记·····012
- 第03章 为什么要记这个·····023
- 第04章 神判·····034
- 第05章 被圣王施舍的国家·····045
- 第06章 乞利多种·····056
- 第07章 迦湿弥罗的辩经·····066
- 第08章 《吠陀》的世界·····076
- 第09章 波罗奢森林·····086
- 第10章 我们沟通能沟通的地方·····097
- 第11章 走向恒河·····108
- 第12章 祭祀之地·····119
- 第13章 挑剔的女神·····130
- 第14章 是谁让你讨这条捷径的·····141
- 第15章 曲女城的传说·····152
- 第16章 前往舍卫国·····163

---

第17章	祇树给孤独园·····	174
第18章	地狱门前的辩论·····	184
第19章	佛陀故里迦毗罗卫·····	194
第20章	众生的苦难与缺陷·····	205
第21章	佛的觉悟、魔的阻挠·····	215
第22章	成佛是怎么一回事·····	225
第23章	教诫神通·····	236
第24章	众生平等·····	247
第25章	行走的佛陀·····	258
第26章	阿难的七个梦·····	269
第27章	拘尸那罗的落日·····	280
第28章	鹿野苑·····	292
第29章	进入摩揭陀国·····	303
第30章	我还没有准备好·····	313
第31章	一切皆在人为·····	324
第32章	我活着就是为了等你·····	336



## 第01章

# 圣贤辈出的伽蓝

过了印度河，就真正进入到北天竺的地界。

其实乌铎迦汉荼依然属于犍陀罗的范围，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曾被来自遥远他乡的众多征服者统治，多种文明的洗礼使这里的佛教艺术激发出夺目的光芒。

弃舟登岸，重新踏在坚实的土地上，玄奘师徒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他们牵马信步而行，只觉得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这好像是郁金香的香气吧？”玄奘沉吟片刻说。

圆觉用力吸了几口，摇头道：“我们迦毕试国的郁金香可比这里的香多了！天气也比这里凉爽舒服。”

听了这话，玄奘不禁微微一笑，他知道这股熟悉的气味勾起了弟子的思乡之情。其实，他自己又何尝没有这思乡之念呢？

转过一道弯，果然看到一望无际的郁金香丛。这里的花都是野生的，那些黄色的、红色的花朵，都在风里飘摇。

“看来船工们没有说错，前面应该就是迦腻色迦僧伽蓝了。”行走在花丛中，玄奘有些神往地说道。

“还不知道那座伽蓝里现在有没有僧人了呢。”圆觉却显得有些鄙夷道，“还佛国呢，僧人居然还没我们迦毕试多！”

玄奘道：“有没有僧人虽不知道，但总归会有佛的。”

他的目光越过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艳丽花丛，仿佛已经看到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迦腻色迦僧伽蓝……

傍晚时分，师徒二人终于来到了这所著名的伽蓝。让他们备感欣慰的是，如今虽已



是佛法式微，这里还有一些声闻乘行者在精进修行。

住持不在，伽蓝内也无知客之类的僧职，僧侣们各修各的，相互间既不干扰，也不沟通。两位游方僧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

玄奘也不去打扰这些道友的清修，径直带着弟子前往大殿礼佛。

途中，他们遇到一位很老的比丘，看上去有八九十岁了，身形枯瘦，玄奘忙合掌致敬。

“你们是来礼佛的，还是挂单的？”老僧随口问道。

“既礼佛，又挂单。”玄奘回答道。

“哦，这里房舍众多，你们喜欢哪一间，就随便住吧。”

“多谢大师！”

那老僧往前走出一段路后，又回过头，颇为怪异地看了玄奘一眼。

迦膩色迦寺<sup>[1]</sup>并未荒废，但显然已经失修多年，寺内院落中衰草密布，只是从那些高大的廊柱和精美的佛像上，仍可看出它昔日的辉煌和雄伟。

对玄奘来说，之所以要到这座著名的伽蓝参拜，倒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寺院是迦膩色迦王所建，也不完全是因为此寺自兴建以来圣贤辈出。重要的是，印度佛教史上两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胁尊者和如意大师，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师父，快来看，这是什么？”楼上突然传来圆觉的大叫声。

玄奘提起衣襟，拾级而上，却见圆觉正站在三楼一间半塌毁的禅房内，指着那沾满尘埃的墙壁给他看，那上面趴着一只巨大的蜘蛛，大得像只汤盘，毛茸茸的，甚是恐怖。

玄奘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里的什么东西都这么大！”

“这蜘蛛会不会有毒啊？”圆觉担心地问道。

“应该不会。”玄奘道，“我听说，有毒的蜘蛛个头并不大。”

说话间，那蜘蛛已经慢慢爬走了。玄奘正打算离开，突然瞥见墙壁上有一排排斑驳的铭文，不禁“咦”了一声。

圆觉也看到了，问道：“师父，这壁上刻的好像是字！可是……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

“这是古佉卢文字。”玄奘伸手轻轻拂去墙上的尘土，小声说道，“这上面记载的是胁尊者的事迹。”

说起古佉卢文，玄奘也只是在西行的路上听说过一些。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世界上造字的圣人有三位：“一曰梵天，其书右行；一曰佉卢，其书左行；一曰仓颉，其书下行。”可见，佉卢文字是丝绸之路之上一种很重要的文字了。<sup>[2]</sup>

后来认识了般若羯罗法师，得知这位北印度僧侣居然学过这种古老的文字，玄奘心生好奇，也便跟着学了一些。他天资聪颖，很快便掌握了一些拼读方法，但毕竟时间太短，因而对这种文字还不是太熟悉。

吃力地读了几行后，玄奘又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塌毁了一半的房间，感慨地说道：“真想不到，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便是当年胁尊者住过的房间。”

“真的吗，师父？”圆觉惊讶万分，“这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这上面说，胁尊者名叫波栗湿缚，年轻时并非佛教徒，而是婆罗门教的大师。直到年近八十岁时，方才师从佛陀蜜多大师出家……”

玄奘继续往下看，从这些斑驳的字迹中，他大致了解了这位尊者的一些事迹，以及“胁尊者”这个名字的由来——

八十岁的婆罗门大师改变信仰，成为佛门僧侣，这在当时是件大事。很多人都觉得尊者是因为年纪大了想去寺院里混口饭吃，一些年轻人甚至直接讥笑他说：“愚蠢的老头啊，竟然浅陋到如此地步！出家修行之人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习定，二是诵经。你已经这么老了，绝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何苦到佛门里去混日子呢？”

面对人们的种种讥嘲，尊者当场立下誓言：“我若不通三藏真理，不断三界欲念，不得六神通，不具八解脱，终不以胁触席！”

尊者说到做到，从此，他日间研习理教，夜间静虑凝神，不眠不休地精进修炼，历三年而大成。因为这句别具一格的誓言，人们便尊他为“胁尊者”。

“原来是这样啊。”听了师父的介绍，圆觉对这位大师也是极为钦佩，连连点头赞叹。

玄奘看着铭文道：“这位胁尊者是马鸣菩萨的老师。当时的印度佛法正处在部派时期，各派之间的歧义和争论很厉害，尊者认为这对佛法的传播不利，便向国王提议发起结集，对十八部派的说法进行了统一的整理……”<sup>[3]</sup>

后面的字迹越来越模糊和难以辨认了，玄奘的手指从那些文字上慢慢拂过，一点一点吃力地往下读：“五百尊者先造出十万颂《邬波第钵论》释《素咀缆藏》；次造《毗奈毗婆沙论》释《毗奈耶藏》；再造十万颂《阿毗达摩毗婆沙论》释《阿毗达摩藏》。其中，《阿毗达摩毗婆沙论》又称《大毗婆沙论》，是‘说一切有部’最全面、最系统的理论总结。他们历时九个月，完成了佛教经典的第四次结集。”<sup>[4]</sup>

听到这里，圆觉更觉惊异：“既然已经有过三次结集了，为什么还要结集呢？”

“你不明白，正是这次结集最终改变了佛门内部部派纷争的局面，使沙门致力于修正和研讨佛法，同时也使得大乘佛法更加完善和统一。”

圆觉恍然大悟道：“怪不得师父要来这里拜佛挂单，原来这里便是大乘佛典的结集





之地啊。”

此时天色将晚，玄奘正待寻找房间休息，却见先前那位老僧提着一把扫帚，颤颤巍巍地爬了上来。

见到这师徒二人，老僧略微有些意外地问：“你们怎么在这里？”

玄奘忙合掌施礼道：“我们在此瞻仰圣迹。这么晚了，长者还要打扫伽蓝吗？”

“不打扫，就朽坏了。”老僧边扫边说，“我老了，力不从心，管不了那么多，但至少要把世亲菩萨著《阿毗达摩俱舍论》时住过的房间弄干净吧。”

“世亲菩萨……”玄奘微微一怔，“这里不是胁尊者住过的禅房吗？”

说罢，忍不住又看向墙上的铭文，心说：难道我刚才全都读错了？不可能啊……

“我说的是那边。”老人伸手往东一指，“往那边走五十步有间旧房，就是世亲菩萨当年著《阿毗达摩俱舍论》的处所了。人们敬仰他，于是便将他住过的房屋封存，注上标记，所以现在还算完好。”

原来如此！想不到自己距离圣贤竟是如此之近。玄奘心中感怀，忙扶住老人道：“大师，今天就让我来吧。玄奘万里西行前来拜佛求法，如今圣迹就在眼前，理应虔诚洒扫。”

听了这话，老僧身子一抖，看着眼前的沙门，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你就是玄奘法师？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正是。”玄奘说着，从老僧手里接过扫帚道，“能与圣贤同室，不知是哪一世修来的缘法。玄奘打算今天晚上就住在世亲菩萨住过的那个房间，让玄奘来洒扫吧。”

说罢，他转身吩咐弟子道：“圆觉，去取些水来。”

老僧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似乎想从这张与身边人都不相同的面孔上看出点儿什么来。然而，最终他什么都没说，合掌离去。

玄奘同弟子一起把世亲菩萨住过的房间打扫干净，连同书柜都仔细擦拭了一遍。

书柜的顶端有一叠厚厚的贝叶，玄奘想将其拿开，却没有拿动，原来这叠贝叶的底端木板已经与书柜粘在了一起。

这好像是一部书，不知在此存放了多久。玄奘顿时心生好奇之念，双手用力撼了几下，终于将其取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捧到灯光下才发现，这竟是一叠梵文本的《婆薮槃豆法师传》，不由得心头剧震！

“师父，这是一部书吗？是讲什么的？”圆觉凑过来问道。

“这是世亲菩萨的传记。”玄奘一面小心擦拭着书上的浮尘，一面解释道，“婆薮槃豆法师便是世亲菩萨，因此这部书又名《世亲传》，记载的是无著和世亲两位菩萨的故

事。在我的故乡有这部书的汉译本，但没有这么厚，想不到今日竟能在这里见到原本。”

“这里是世亲菩萨住过的房间，自然有世亲菩萨的传记了。”圆觉笑道。

玄奘摇摇头，这个沙弥的逻辑实在有问题，不过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小心地将这部书放在床头……

当晚，玄奘带弟子做过晚课后，便捧读起了这部《婆薮槃豆法师传》。

圆觉见师父微蹙双眉，神情似乎有点儿恍惚，又好像是在努力思考着什么，不禁问道：“师父你怎么了？这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玄奘放下书，喟然叹道：“原来，如意论师当年就住在我们楼下。”

圆觉不禁有些惊奇：“师父不是说，这是一部关于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的传记吗？怎么又会提到如意论师呢？”

玄奘解释道：“这位如意论师，便是世亲菩萨的老师。他自幼天资聪颖，卓有辩才，长大后游学四方，声望日隆。那部著名的《毗婆沙论》就是他撰写的，写作的地点就在我们楼下。”

圆觉听了，惊诧不已。

玄奘不禁又想起，当初在龟兹国的阿奢理儿寺中与国师木叉鞠多的那场辩经，当时他们就曾提到过这部《毗婆沙论》。想来木叉鞠多在印度游学的时候，也曾来过这里吧？

如意法师所处的时代正是“超日王”统治时期，这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王。据说他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慈，每天都要从府库里取出五亿金钱用来周济穷人。<sup>[5]</sup>

大臣们对此非常担心，因为再这样下去，国家的用度就要匮乏了。掌管府库的官员多次劝阻，可国王非但不听，反而又追加了五亿金钱用于布施。这下，终于没人敢再劝阻他了。

除布施外，超日王还喜欢骑马游猎。有一回，他打猎时围住了一头野猪，却被那野猪逃了，不知去向。他心中懊恼，竟然悬赏一亿金钱让人提供这头野猪的消息。

大约是对国王的荒谬行为有些不满，如意论师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讽谏方式，他上街剃了个头，也给了剃头匠一亿金钱。

犍陀罗国的史官大概觉得把这两件事情记在一起会很有趣，于是便在史书上同时记录了下来。

超日王翻阅史书时看到了这两条记录，顿时勃然大怒！他想，我是个国王，寻找野猪赏钱一亿不过是偶尔一次，沙门的头却是经常要剃的。这不就等于说，你一介沙门比我堂堂国王还要富有，还要慷慨吗？真是岂有此理！



超日王满心邪火，便想找个机会狠狠地羞辱如意论师一番，以泄心头之恨。

然而如意论师毕竟是声名显赫的学者，超日王没办法用世俗的方法对付他，就想到了佛家辩论的方式。他召集了一百位学富德高的外道学者，向如意论师发起挑战。

这虽然很不公平，然而如意论师自恃才高，也不介意，想都不想便应战了。

辩论开始，超日王就宣布说：“如今诸宗学说部派纷杂，使本王莫知适从，所以本王决定验证优劣，以便专心尊奉。今日请来的各派论师都是教中精英，如意论师则是沙门中的名流长者。今日这番辩论：如意论师若是获胜，本王自当崇敬佛法；若是论败，我就要屠戮沙门！”

听到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如意论师这才明白，此番辩论原来竟是冲自己来的！遂收起轻敌之心，认真地与外道论师进行辩论。

如意论师毕竟不是虚有其名，他大发雄辩之威，竟将九十九名外道尽数驳倒，只剩下最后一人下席来与他争辩。

如意论师根本没有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依然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侃侃而谈，毫不停滞。那位外道论师根本插不上话，只好尴尬地坐在那里听。

眼看如意论师就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超日王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恰在此时，如意论师谈到了火和烟的问题，他先说了火，而后说了烟，与当时人们先谈烟后说火的说法有异。正处于沮丧之中的超日王，如同见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便不顾身份地大声喊道：“如意论师词义有误！应该是先有烟，后有火，这是常识！”

实际上，如意论师并没有错。别人说有烟必有火，是从结果反推原因；如意说有火才有烟，是从原因顺推结果，两种说法当然都成立。

但是，如意论师已经没有辩解的机会了，当他想为自己的立论做解释时，超日王和一百个挑战者都已经开始叫嚣起来，一时间，现场吵吵嚷嚷的，根本就没人去听如意论师在说什么。

如意论师当众受辱，气恨交加，竟然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舌头，随后拂袖而去！

回到寺院后，奄奄一息的论师给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世亲留下了一张字条，告诫他说：“党援之众，无竞大义。群迷之中，无辩正论。”

意思就是说，以后在那些结成盟党的众人之间，不要争论重要的理论；在愚昧无知的群迷之中，也不要辩论真正的学说。

在如意论师看来，那些只会跟在国王身后起哄的人，根本就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自己又何苦与他们辩论而自取其辱呢？

看到这里，玄奘不禁掩卷长叹。

如意论师可能是印度学术辩论史上死得最冤的一位高僧了，其死因不过是超日王的嫉恨。看来，得罪国王还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辩论也很危险，至少失败了是件很危险的事。玄奘再次想到了木叉鞠多，他始终记得，这位在印度游学二十年的国师，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在天竺，辩论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一个人若能正确审议精微的议论，能评议精妙的理论，辩论时思路敏捷，就会被请去乘宝象，前呼后拥，随从如林；如果词锋被挫，脸上就会被人涂上红白黏土，身上撒上尘土，被排斥于旷野，丢弃于沟壑。”

对于这种说法，当时的他还不甚相信，总觉得所谓辩论，不过是为了明辨真理，怎么能拿性命做赌注？现在看来，木叉鞠多显然没有说错，印度的部派辩论就是如此残酷。

如意论师带着遗憾去世了，而那个热衷于布施的国王，也终于无法持续他的善行，在随之而来的增税问题上，他的善行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微小泡沫。再后来，犍陀罗江山易主，王朝改姓，如意论师的弟子世亲向新王上表，提及当年往事。新王知道如意论师是个贤士，又欣赏世亲的高雅品格，于是召集先前曾与如意论师辩论过的外道，重新展开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世亲复述了当年老师的宗旨，顺利击败对手，为老师正了名。

这部《世亲传》主要讲述的是世亲的故事，他与无著同为大乘瑜伽宗的创始人。

无著和世亲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犍陀罗国师，母亲名叫比邻持。夫妇二人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阿僧迦，便是无著，次子是世亲，三子因母得名，就叫比邻持子。

三兄弟最初都跟随父亲信奉婆罗门教，后来皆依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出家，成为当时佛界有名的高僧大德。三兄弟中，老三比邻持子据说修成了阿罗汉果，终其一生信持“说一切有部”。

相比较而言，他的二哥世亲的学问和胆识比他大得多。同样是学习“说一切有部”，世亲不满足于现有的经论，竟然潜入罽宾国偷学《大毗婆沙论》，著成《阿毗达摩俱舍论》一书，成了“说一切有部”中学问最高的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时的“说一切有部”是诸多派别中势力较强的一家，传法的中心位于罽宾一带，且内部已形成诸多不同的学派，出现了一些理论之争。

为了调和内部的理论纷争，确定“说一切有部”思想的正统，派内学术水平最高的迦旃延尼子比丘，召集了五百罗汉僧云集罽宾，共同撰集“说一切有部”论藏。他们发下通知，凡本派信徒所听到的佛法，都要送交罗汉大会，以便集中讨论，定其真伪。这一活动得到信徒们的大力支持，收到的教法信件多到难以计数。据说，五百罗汉用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才全部讨论完毕。

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四次结集，又称“说一切有部”结集。其结果是纂成一部长达



百万颂的《大毗婆沙论》，“说一切有部”的教理正统由此树立起来。

当《大毗婆沙论》完成之际，迦旃延尼子刻石立碑，称：从今而后，凡学习此论者不准离开罽宾，论中的文句也不许传至罽宾国外，以防其他各宗破坏“说一切有部”正法。

迦旃延尼子将此事禀报罽宾国王，得到国王的赞许。于是他们以赤铜为鏤，镂写论文，封于石函之内，建塔藏于其中。

罽宾四面环山，俨然是一座天然城池，只有一门可供出入。于是，“说一切有部”的教法便被很方便地禁锢在了罽宾国内。

这样一直过了四百年，直到世亲横空出世。

世亲是个天才，从小便博闻强记，才华横溢，大有读尽天下圣贤书之势。

后来，他听说罽宾国境内有《大毗婆沙论》流传，为“说一切有部”的不传之秘，便打起偷学此论的主意来。

世亲假装成疯子，混迹于罽宾国诸比丘之间，只要有关于《大毗婆沙论》的讲座便去听讲。众人见他语言怪诞，行为乖张，状如疯狂，也都没有丝毫的怀疑。

十二年过去了，世亲听讲此论已达数遍，其精熟程度超出世间所有的人，俨然成了“说一切有部”的专家。

心愿既遂，于是世亲便离开罽宾，返回故土。

世亲开始登坛讲课，四方比丘如云而聚，纷至沓来。每讲完一日，便把当日所讲的内容编成一偈，刻之于铜板，挂在大象头上，令人四处宣扬。并传下话去，如有人能破其所讲之义，欢迎当众辩论。

就这样，世亲一连讲了六百多天，编成六百多偈，“说一切有部”的教义已全部包含其中，却无一人敢出面同他辩论。

世亲所编的六百多偈，便是佛教史上著名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的颂文。

当他讲座完毕，偈颂已成时，便以此偈颂与五十斤黄金一起送给罽宾国的“说一切有部”比丘，表明自己弘其所学的决心，并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偷学行为表示谅解。

“说一切有部”比丘见事已至此，本派教法因此盛行于世也不是什么坏事，也就随他去了。

这就是世亲偷法的故事。

玄奘读后不禁掩卷沉思，当年“说一切有部”将自己的权威之作《大毗婆沙论》禁锢在迦湿弥罗，不许其他教派的人前来学习，想来也是怕自己的理论被别人熟悉后加以破斥。因此，世亲想要学习此派理论，便只好采取偷学的办法了。用十二年时间扮疯子，只为偷学一部经论，这份心志，比自己的舍身求法，犹有胜之。

虽然成了“说一切有部”的权威，然而世亲并未偏执此一家之言，他对其余各派教义也都非常熟悉，在解释“说一切有部”理论时，常常引用别派的观点以疏通此派的矛盾之处。因而，人们都称赞他能“妙解小乘”。

但世亲也有自己的偏见，他虽能公平看待十八部派，却对大乘佛教心存傲慢，经常在讲经说法时宣扬，大乘佛教非佛所说，是邪门歪道。以世亲的学识声誉，他的行为对大乘佛教的影响自然是极端不利的。

而此时，年长他三十岁的兄长无著正在犍陀罗设立讲堂，宣扬大乘佛法。

他看到了世亲的论著，也听到了很多有关世亲的传说，对这位兄弟的才干极为佩服，又对他不信大乘感到遗憾。他担心自己故后，兄弟很可能会造论毁谤大乘，那时大乘学子怕是无人能战胜他，因此他想在生前说服兄弟改宗大乘……

无著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年老体弱，很想念兄弟，希望能与兄弟见上一面。

世亲接到信后，立即日夜兼程地赶赴犍陀罗。当他来到这里时，无著正在一座古老的佛塔前开设讲筵，为大众说法。

世亲知道哥哥已经改宗大乘，他对此事一直感到不解。于是，他抱着求教的心态，站在后面细细倾听。

那一天，无著所讲的，正是《瑜伽师地论》。

但凡高僧，都对佛经有着过人的直觉。世亲谛听之下，立即明白了大乘佛教的圆融无碍，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竟然全都错了。

于是，他日日出席讲堂，听兄长讲解大乘，遇有不明了的地方，晚上再向兄长请教。他本是个绝顶聪明之人，领悟日深，不待兄长讲完，已是大乘瑜伽宗的信徒了。

想起自己昔日所为，世亲深感罪孽深重，不能赦免。他想找到一个赎罪的办法，便对兄长说：“既然我的罪是由舌头所造的，我愿割去舌头来赎罪。”

无著阻止了他，对他说：“罪已造下，即使你割掉一千条舌头，也无济于事。你如果真心想要忏悔除罪，应当寻找更加有效的办法。你的罪既然由舌而生，自然也应该用舌去灭。舌头本身是无辜的，何必把它割掉呢？”

世亲听从了长兄的劝告，自此便一心一意地宣扬大乘佛法。他撰写大乘论著，解释大乘经典，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投师门下，终将大乘佛教推向另一个高峰。

自世亲之后，印度佛教的学风为之大变，几乎成了瑜伽行派唯识学说独擅天下的局面，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这恐怕是连无著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读到这里，玄奘再次掩卷，感慨地说道：“世亲菩萨写《阿毗达摩俱舍论》的地方就在这间老屋里，而他的老师如意论师，则住在胁尊者的楼下，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我们现在所在的迦腻色迦寺，曾经见证了印度历史上佛法最为昌盛的时代，也见证了一



大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性命的动人故事……咦？圆觉，你在听吗？”

他回过头，却发觉身边没有了声音，原来圆觉已经酣然入睡。玄奘不禁摇了摇头，这才意识到，天已经很晚了。

他将灯台移到一个角落里，以便弟子好生安睡，自己则在烛光下彻夜读着世亲菩萨的传记，完全忘记了困倦和疲劳，直到东方发亮……

天色刚明，玄奘便提起扫帚，将整座伽蓝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又在大殿前的小径上撒上了鲜花。

远处，几位中年僧侣簇拥着一位老僧匆匆赶来。

“你就是昨天晚上来的挂单行者？”那老僧问道。

“正是。”玄奘放下扫帚，合掌问讯，“大师是……”

“我是这寺中的住持。”那老僧道，“前些日子去了布色羯逻伐底城，参拜阿育王时期建的宰堵波，昨夜方回。听他们说寺中来了个挂单行者，是从极遥远的摩诃至那来的，老僧还不大相信。如今见到法师，果然面貌清奇，与我国中之人大不相同。莫非你就是玄奘法师吗？”

“不敢，沙门正是玄奘。”

“果然是东土来的玄奘法师！”住持激动万分，“昨晚老衲不在，实在是太怠慢了！”

玄奘道：“长老不必客气。出家人云游四方，随处挂单，有个住处就行，何来怠慢之说？”

住持笑了：“法师果然与众不同。数月前，般若羯罗法师曾来我寺挂单，向老僧说起过法师，也是敬佩不已。”

“哦？”玄奘心中一喜，“般若羯罗法师，他现在在哪里？”

“在磤迦国当国师。”老僧道，“他对法师可是赞不绝口啊，说法师精通大小乘各部经典，乃人天之导师！”

“太过奖了。”玄奘道，“这不过是贤者见爱罢了。”

这时，圆觉也已醒来，玄奘为他们做了简单的介绍，住持长老热情地邀请他师徒二人共进早斋。

斋毕，老僧道：“玄奘法师既然来到迦腻色迦伽蓝，便是难得的缘法，不可空过，还请法师开示。”

对于宣扬佛法的请求，玄奘向来不会拒绝，因而就在迦腻色迦寺暂住下来，开讲经论。他的梵语虽有些奇特的口音，却不影响沟通，反而让寺中僧众感到新奇有趣。

这样一连讲了七天，便将一部经论粗粗讲完了。

- [1]迦膩色迦寺便是今天的焦里安寺院，两千多年前，这里曾是一所著名的佛学院。遗址中的泥塑留存为塔克西拉地区之最。在焦里安遗址上，有一座为纪念玄奘法师而竖立的雕像。
- [2]佉卢文字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其出现时间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文字相近。但婆罗米文字在印度和东南亚的许多文字中派生，而佉卢文则没有什么后继文字，最后被婆罗米文字取代。然而，佉卢文使用时期正是佛教的部派发展时期，很多佛经都是用佉卢文记载的，并通过丝绸之路向中亚和中国西部流传。
- [3]小乘十八部指的是：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萨婆多部、雪山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经量部。其中上座部分出十部，大众部分出八部。
- [4]《素咀纛藏》指的是经藏，《毗奈耶藏》指的是律藏，《阿毗达摩藏》指的是论藏。
- [5]超日王的梵文名称是“毗訖罗摩阿迭多王”。
- 古印度以十千为一亿，所谓金钱也并非纯金，而是镀金的铜币。五亿金钱实际上就是五万铜币，相当于中国的五十贯钱，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 第02章

# 宋云的笔记

第八天清晨，玄奘师徒告别了迦腻色迦寺，向东北方向出发。渡过一条大河后，便抵达了布色羯逻伐底城<sup>[1]</sup>。

这是一个充满岁月感和人文气息的地方，法显大师当年也曾来过这里。城内人口稠密，民宅鳞次栉比。西门外有座天祠，神像威严，据说灵异不断。

城北四五里处有一间不起眼的旧佛寺，竟是法救论师著《阿毗达摩论》的地方，还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啊！然而，当玄奘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达此地时，却发现这里庙宇荒芜、僧侣稀少，只有零星几个宗奉声闻乘佛法的。

佛寺的旁边有一座塔，高约三百尺，为阿育王建造，塔身上雕刻着大量的纹饰。玄奘走上前，仔细观察后才知道，很多世以前，就是在这里，佛陀曾为国王，修菩萨行，为满足众生需要，不断布施。他在该国为王一千世，生生世世牺牲自己，成就众生。

师徒二人继续赶路，先去了跋虏沙城，在伊湿伐逻<sup>[2]</sup>论师撰写《阿毗达摩明灯论》的佛寺中挂单歇息。接着，又往东北方向走了二十多里，抵达弹多落迦山，参观了古仙人居住的石屋。后继续向东北行走五十多里，抵达崇山。崇山上有青石镌刻的湿婆妻子的雕像，当地人称其为毗摩天女，很多人在此祈祷祝愿。

“这可是真正的神像！”一位老妇人对远道而来的师徒俩说，“这不是人力塑造的，是天然生成的，非常灵异！各国的求福许愿者，无论贵贱，都聚集在这里向天女许愿，所祈求者大多能够实现。”

“这还不算什么。”另一个老妇人说道，“如果有人想见天神相貌，只要极端虔诚，专致一心，绝食七天，便有可能看见。”

这话一说，令圆觉备感惊奇，立即对玄奘道：“师父，弟子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天